

洗雲室山水畫例
 斗圍屏 方扇 絹 紙 每柄大洋二元
 四尺 以上加倍 每尺大洋四元
 交件 直幅橫幅手卷類推 先惠筆資約期
 賜件交石馬巷二十三號錢陳候寓

新新副刊

第五十五期

三十年之舊目重明

紹謙譯自美國雜誌三零年十一月號

我的妻正在念書給我聽。我不知道我的眼睛開着或是閉着。對於一個盲目的人，這其間是沒有區別的。或許他們是閉着眼的，可是覺得有某種事物引起我轉動我的頭部，並且睜開我的眼，這在那時刻間似乎像一塊幕動手徐徐的升起。

我打斷了讀書的聲音，「愛美，」我好似發現了什麼東西哩。

「發現了什麼？」

她的聲音響着，大家都是記着的。呵，這已有三十年了，我從不曾拋棄了這個念頭，我的眼睛是一定會恢復的。我知道這在她的心的深處一定早早便感到這是一點兒希望的。

「我想，我能看見了，」我說。

模糊地我見着一個陌生人從近旁的一張椅子站起來，是一個顯得大身材的，灰髮的，母親似的女人，我在以前從不曾見過，自然啊，這便是我的妻。已不是那一個女人了，棕色的髮兒，玫瑰的兩頰，這樣的肖像在我的心靈裏已經苦悶了三十年，我從不曾，也永不會料着會知道現在這個女人的。

春日漫吟 (昨續)

溫情

七，悼友
曉風淅淅雨色新
冷雨淅淅濕春塵
昨夜猶余難入夢

(待續)

八，題影

愛友淑泉，菊芳，邂逅相逢，便成知己，傷我半生不幸，憐我天涯淪落，願行留以玉照，昨夜宿點行囊，又獲一親姊妹芳姿，嗟乎！人面常逢，「這鄉一掬無情淚，恨不相逢未娶時」也！特各題一絕於影片，以誌多情之餘憾耳！

題淑泉

我本天涯淪落人
何堪舊思憶酸辛
相憐一顰嬌姿態
秋水春風迴出塵

題菊芳

亭亭玉立髮蓬鬆
微笑嫣然轉轉濃
無限情懷無限思
惹人惆悵對芳容

九，寫寄正容女士

杜牧尋春未已遲
令人空恨美芳姿
冰肌玉骨猶嬌態
恨不相逢未娶時

十，寄呈春花女士

頻驚名香莫浪偷
送情斜對東樓
漫道遊人不解意

赤心一願早晴投

十一，春夜讀楚辭
自悔少年曾失學
浪游放蕩友為師
一身贏得病和癆
猶坐通背讀楚辭

十二，寄蘭馨
蘭馨兒是忒多情
憐我飄零獨有鄉
佳音恨未幾來死
偶逢石上三生

十三，雨夜讀斷雁零鴻記
夜雨瀟瀟鳴竹屋
思潮無端共起伏
情淚斷腸零鴻記
傷心獨語子微

一九三〇。春日試寫於錦江之濱

荀子非子思孟軻之我見 (三續)

實庵

(二)他們的學術思想的差異，不過是表面上的一部分，考其內容的究竟，則相符合的地方很多，

「他們的學術根本不相差異」，這可以尋得出許多的證例來，如荀子不苟篇說：「君子養心莫善于誠，順命以慎其獨，」這明明

是大學「慎獨誠意」之旨，又緊接篇說「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這明明符合中庸「居易俟命」之旨，又勸學篇說：「君子之學，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作，端而言，蠕而動，可以為法則，」明明孟子「辭面盎背」之功，並且荀子言「俗儒」一「大儒」之別，他說：「大儒者，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待博，以古持今，以一持萬，苟仁義之類也，……又說：「一王者之制，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道過三代，謂之謬，法貳後王謂之不雅，……夫是之謂復古，是王者之制也，」其所謂「復古」，則何異于稱先王，又非相篇說：「言不古先王，不順禮義，謂之謬言，君子不聽，」又儒效篇說：「先王之道，仁之隆也，」又君道篇說：「古者，先王審理以方皇周於天下，動無不當也，」據此可見荀子他時言先王，時言後王，所謂「隨宜而言」，沒有一定，看他非子思孟軻說：「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只過其略而不知其統，」并不是實其法先王，又看他勸學篇說：「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亦只責其「欺愚」，「求衣食」，「非實其法先王」，若不然，那末他稱「大儒」乃以「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為詞，又是甚麼緣由呢？這樣看來，一般認他之所以法後王是根本反對法先王的一回事，實是大錯，他也是一個法先王的，至于他言性惡，是應于當時學者之縱性情「安恣睢」而「漫于禮義」，想以「矯飾變化」為教，

所以不說是人之性而說是偽，然則荀子之所以謂人性為惡，是因為嫉人之不肯為善而發，並不是以為人不可為善而發，他之所以「貶性」，正所以「反性」，這樣看來，他雖主張「性惡」，而根本并不反對「性善」，近人有論云：「于孟子而得性善，則君子有不敢以自誇者矣，于荀子而得性惡，則君子有不敢以自誇者矣，天下之言，有相反而實相成者，若荀子之論性善也，」讀了這一段論文以後，就顯明許多。

這樣看來，從前有許多觀察，實在大錯特錯了，這是沒有透澈明白的原故，要曉得荀子之非子思孟軻，表面上雖然覺得他是在非難，而其實他們學術思想上都很有許多相同的，所以說：「他們根本並沒有立於絕對相反的地位，」這是研究學術思想者所應當明瞭的一點，也就是本篇中所貢獻的意見的立場，現在此點既明，就此告結束罷！

右荀子非子思孟軻之我見一篇，乃去春病中所擬統經之稿甚多近復以友人之逼促無暇整理遂匆匆付印尚望海內鴻達有以正之

作者付識